



正統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卷三

兵部題飛報海洋船隻事

參語附

正統十三年

九月二十八日

南京兵部題飛報海洋船隻事

兵科參看得本內正統十三年三月十七日

具本却稱本月二十二日據報海洋船隻

顯是差拘不的係干飛報重務宜從抄出

施行

九月十五日

福建按察司管銀場僉事王驥題賊情事

兵科參看得僉事王驥不合將都察院呈文



月十七日

連本封

進事屬不謹除將至文發行外宜從抄出施行

十月二十四日

巡按廣東監察御史等官楊剛等題乞

恩保留官員調度策應軍馬事

兵科參看得都指揮李昇先因參政鍾祿參
奏提問後該按察使等官黃翰等奏保係
奉

欽依効力滅賊贖罪人數今御史楊剛却又同黃翰等
保留本官在司管事顯有違同受囑情由
宜從抄出施行

正統十四年

三月初五日

福建延平衛指揮使侯本奏不服招撫等事
兵科參看得指揮侯本所奏情詞其御史丁
璫等顯有扶同欺蔽緣由宜從抄出施行

二十三日

欽差巡按福建監察御史羅澄題賊情事

兵科參看得福建都司都指揮等官鄧安等
先既不能撫卹軍民以致激變劫掠係取
死罪招服及奉

欽依待勦捕賊寇盡滅拿來問人數今御史羅澄既不

能糾劾各官却又朦朧具奏照例激勸中間顯有受囑情由宜從抄出施行

十一日

廣西柳州衛中千戶所鎮撫蔣貴奏陳情分
豁事

兵科叅看得蔣貴正係福建失機該奉

詔書事理降除前職今却不行遵依前去到任又行奏
要分豁顯是懷奸挾詐妄奏支吾宜從抄
出查奏施行

十二日

廣西南寧衛右所鎮撫閔忠奏報効事

兵科叅看得閔忠正係福建失機官員該奉
旨事理降除前職今却奏要留京報効顯是懷奸挾
詐朦朧具奏宜從抄出查奏施行

二十二日

鎮守山西都指揮同知翁信題急缺官員事
兵科叅看得焦壽先因本科叅出朦朧欺罔
希求請托情由兵部覆奏發遣回衛人數
今都指揮翁信又奏保乞量陞管事顯有
買求受囑情由宜從抄出施行

景泰元年

正月十六日

山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叅政林厚題邊
務等事

兵科叅看得右叅政林厚既巡撫都御史朱
鑑差委前去代州計整邊儲今却要畱在
司管事中間顯有推托避難情由宜從抄
出施行

八月十六日

鎮守山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羅通等題邊
務事

兵科叅看得到都御史羅通都督王良等係鎮
守山西大臣其鴈門關已有都御史朱鑑
鎮守所擬僨運點關提督巡視等事俱各
官職分當爲今却奏稱誠恐侍郎江淵回
京去後各隘口視爲汎常要令爲事克吏
孫鏞量與職事前去點視督運不知各官
在彼所理何事况孫鏞係先奉

欽依待後有功人數既有前項功次紀功自有職掌陞
賞自有定論羅通等不無推托扶捏受囑
欺罔情由宜從抄出叅奏施行

二十六日

左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劉得新題功次事
兵科叅看得到劉得新先因征進福建等處無

功有罪本科等衙門劾奏拿問欽蒙
聖恩宥免况本官今任都督同知亦係

特陞重職今却奏要定奪陞賞事屬希求貪冒宜從
抄出查奏施行

景泰二年

正月二十二日

鎮守山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羅通題操備
事

兵科叅看得先該少保于謙題山西地方極
為邊方緊要重地欽蒙

特勅左副都御史羅通前去一同署都督王良鎮守

提督軍馬操習運謀防備相機行事不許
失候事羅通王良職掌蓋不止於操習民壯
備其羅通近又

特蒙陞職當邊報未息之際却乃自行具本奏稱會
同王良議得俱合取回一節中間顯有推
托避難擅專方

命情由宜從抄出叅查奏問施行
五月十九日

武清侯石亨題操練事

兵科叅看得所鎮撫杜清係是

欽調口外人數中間恐有違礙宜從抄出查照施行

九月十五日

總兵官定襄伯郭登等題聲息事

兵科查得總兵官定襄伯郭登等題聲息事

五月已於本年七月二十八日兵部職方清吏

令前由兵部司主事王忠領發抄出訖今奏前因宜從

抄出查照奏

請施行

十八日

副總兵右都督田禮題軍務事

兵科參者得田禮係副總兵官彼時斬殺百

戶未原未審總兵官有無節制於軍法

制命有無相應及曾否攻破寨柵殺賊衆况本官總

兵殺賊訖無成功近該都御史王來奏稱

昏憤不立難稱任使取回替職人數今又

延至日久方纔題訖前因中間恐有別情

宜從抄出參查奏

請施行

璽書附

皇帝勅諭兵科都給事中葉盛今聞河南開封府陳州等處多有各處逃來趨食流民或與本處居民相聚一處誠恐其中有等小人久則至於誘惑爲非難以處置今特簡命爾往彼處會同左副都御史王來及彼處三司堂上官并原專一撫治流民官員及巡按御史及本府州縣堂上能幹官平日爲民所信服者分投設法小心招撫令各自散處耕種生理有缺食者量給米糧賑濟無田種者量撥與田耕種務令得所宣諭朝廷恩意使之警悟不許急逼致有激變及爲患害其中果有能体朝廷恩卹各散復業者量與

免其糧差三年庶俾有所慕戀仍提督所在衛所官軍操練軍馬固守城池如有賊寇生發即令相機勦捕毋致滋蔓爾為近臣受朝廷之委命必須夙夜盡心以畢乃事不可因循怠忽有悞事機如違罪有所歸事安民安之時具奏俟命然後回京故諭

正統廣運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薦章附

兵科給事中臣覃浩等謹

題為保舉官員事照得本科近因邊方警急事務繁冗見缺都給事中掌管看得本科掌科事給事中葉盛性資明敏學識優長持已廉潔處事公勤堪

任前職如蒙乞將本官陞授都給事中管事便益緣係舉保官員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正統十四年十一月 初三日給事中臣覃浩

臣王鉉

臣錢澍

臣李英

臣方輔

臣劉珣

當日於

奉天門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

吏部掌部事太子太保兼本部尚書臣王直等謹題為舉保官員事吏科抄出兵科給事中覃浩等題

照得本科近因邊方警急事務繁冗見缺都給事

中掌管看得本科掌科事給事中葉盛性資明敏

學識優長持已廉潔處事公勤堪任前職如蒙乞

將本官陞授都給事中管事便益具題正統十四

年十一月初三日於

奉天門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參照給事中覃浩

等題稱本科事務繁冗見缺都給事中掌管本科

旨 掌科事給事中葉盛性資明敏學識優長持已廉

潔處事公勤要保任都給事中一節緣係近侍官

員未敢擅便定奪謹題請去

旨 正統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掌部事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臣王直

等題稱本科事務繁冗見缺都給事中掌管本科

事給事中葉盛性資明敏學識優長持已廉潔處事公勤要保任都給事中一節緣係近侍官員未敢擅便定奪謹題請去

文選清吏司郎中臣李賢

員外郎臣胡紀

主事臣孟瑛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

奉當日於

奉天門題奉

聖旨是欽此

兵科給事中臣覃浩等謹

題為保留官員事照得本科近因邊務方殷事體繁
急一應事務俱係本科都給事中葉盛掌行况本
官學行優長歷練老成兼知首尾近聞要將本官
公差出外臣等雖各備員在科緣歷任年淺及新
除到科允諸事務未經諳練如蒙乞將本官仍留
本科管事別選官員前去便益緣係保留官員
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命

旨

正統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給事中臣覃浩

臣王鉉

臣錢澍

臣李英

臣方輔

當日於

奉天門題奉

聖旨不准欽此

兵部等部掌部事少保兼本部尚書等官臣于謙
等謹

題為撫安軍民等事禮科抄出禮科等科掌科事給

事申李實等題臣等俱原籍四川人切見本處係是極邊西有私潘南有建昌守備官軍月糧例撥民間地畝輸納供給因是山路崎嶇不通舟楫俱帶布貨到彼買米上倉每米一斗用布四五疋數年以來加以松潘番人出沒麓川蠻夷作耗繼之以責播苗賊猖獗饋運糧儲重科疊派一次方運二次卽差二次未行三次又坐間有逃亡病故者又被部運官吏人等截納每夫一名運米三斗回家杖併追銀三兩因而典當田宅變賣子女困有積年勞無虛日第因管軍者千方剝削扣除月糧以害軍牧民者百計科擾索取財物以害民里老賣富差貧吏典貼房蠹政害民之運官利已攬頭之害衆成家派物料不收本色高時估巧取民財且如折糧官布每疋多收使用布一疋刀把木每段收銀一錢者或鵝翎二十根收銀一錢者或牛筋一兩收銀一錢者或黃蠟一斤收銀四五錢者或川椒一斤收銀八錢者或木耳一斤收銀四錢者此等之物俱係土產動輒以一科十以百歛千其弊萬端未易枚舉原其所由蓋因司府州縣未及得人雖有巡按御史又因邊務繁多地方廣闊既不能聽理詞訟又不能考察官員以致賄賂公行奸貪計遂軍已罷於征調民亦病於科徵卽今

筠連縣蠻人滋蔓大肆搶掠若不撫恤誠爲可慮
臣等看得松潘已有都御史寇深在彼鎮守其行
都司僻居萬壑之間古稱不毛之地雖設六衛以
守疆界止得驛路以通雲南山左山右俱係生拗
西番迤北迤西盡是諸夷部落狗竊鼠偷朝來暮
往且大渡河一帶三九月間烟瘴發生御史三司
官員不過乘時一去卽回倘有事機委實不便近
因虜寇揚塵東南有警誠恐人心動搖可以預爲
防範伏願

皇上威服四夷

恩覃中夏合無照依松潘事例推都御史一員前去行

都司專一操備官軍整點城堡以備不虞仍推大
臣一員巡撫軍民考察司府州縣官員禁革奸弊
庶使貪污知懼廉潔効勤

朝廷無西顧之憂士庶仰維新之化臣等俱生蜀地
况居言官切知其情不敢緘默緣係撫安軍民事
理未敢擅便具題景泰元年二月十二日該禮科
等科掌科事給事中李實等於

奉天門奏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參照李實等奏
稱四川軍民弊病萬端蠻人滋蔓搶掠松潘已有
都御史寇深鎮守要推都御史一員前去四川行

都司專一操備官軍整點城堡仍推大臣一員前去四川巡撫軍民考官革弊一節緣四川係干緊要地方合無准擬會同吏部推舉堪任鎮守巡撫官員另行奏

請定奪令其鎮守巡撫未敢擅便具題景泰元年二月十五日掌部事少保兼本部尚書于謙等於奉天門奏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會同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王直等推舉得右布政使張惠副使李匡俱久任四川方面熟知彼處事情都給事中張固葉盛俱各歷練老成才識優長各官堪任鎮守巡撫伏乞

聖恩內選二員改陞憲職請

勅令一員鎮守四川行都司一員巡撫四川緣係推舉鎮守巡撫官員未敢擅便開坐謹題請

旨

計推舉官四員

張惠年六十歲山東濟南府德州人由監生張永樂二十年除都察院司務爲求賢事宜德元年陞陝西道監察御史宣德十年陞光祿寺少卿九年考滿正統十年陞奉天寺卿爲缺官事陞四川布政司右布政使見

李任平四十年

李在年四十五歲浙江台州府黃巖縣人由

進士宣德七年除太常寺博士丁憂起復

正統元年改江西道監察御史為缺官事

陞四川按察司副使見任

張固年五十七歲江西臨江府新喻縣人由

進士正統三年除刑科給事中丁憂起復

復除吏科給事中為缺官事陞本科都給

事中公差見取將回

葉盛年三十一歲直隸蘇州府崑山縣人由

進士正統十二年除兵科給事中公差見

取將回

景泰元年十二月十六日兵部掌部事少保兼本部尚書臣李謙

左侍郎臣吳寧

右侍郎臣項文曜

吏部掌部事太子太保兼本部尚書臣王直

左侍郎臣曹義

兵部職方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臣王偉

主事臣黃鑑

主事臣王忠

員外郎臣黃節

員外郎臣陳錡

吏部文書清吏司中臣陳錡

吏部文選清吏司郎中臣李賢

員外郎臣胡紀

主事臣孟瑛

主事臣尹弼

大清會典事例吏部文選清吏司郎中李賢

題爲關防邊儲等事准戶部咨稱萬全遼東二都司
所屬衛所官倉收放糧儲仍係軍衛衙門管轄奸
弊多端侵盜百出各處雖有都御史等官巡撫提
督緣地方廣闊一時難遍卽今本部官查出侵欺
動經萬計要照陝西等處事例將萬全遼東二都
司所屬衛所官倉改隸隆慶保安二州并山東布
政司管屬吏部銓撥官攢收支仍於山東山西布
按二司各添設能幹參政副使二員前去遼東宣
府地方與見任參政參議副使僉事一年一換分
投監督收支糧料禁革奸弊等因奏

准移咨到部除官攢另行銓撥外今推舉到都給事中
等官葉盛等四員俱合能幹堪任參政副使欲將
各官添註山東山西布按二司給與文憑赴任與
見任參政參議副使僉事一年一換監督管事未
敢擅便開坐謹題請

旨

計添除官四員

山東布政司右叅政一員

山西布政司右叅政一員

山東按察司副使一員

山西按察司副使一員

堪任右叅政二員

葉盛三十三歲直隸蘇州府崑山縣人由

進士正統十二年除兵科給事中正

統十四年陞本科都給事中見任

程信三十七歲直隸徽州府休寧縣人由

進士正統十年除吏科給事中丁憂

起復復除本科給事中景泰元年陞

本科左給事中見任

備任副使二員

楊鏞四十一歲直隸常州府武進縣人由

當日奉

進士正統九年除刑部浙江清吏司

主事正統十四年陞本司署郎中事

主事見任

章綸三十七歲順天府大興縣富戶原係

浙江寧波府鄞縣人由進士正統七

年除南京兵部車駕清吏司主事多

餘調刑部山東清吏司主事景泰元

景泰三年三

年陞本部四川清吏司署郎中事主

事九年考滿實授本司郎中見任

景泰三年三月初五日少傅兼吏部尚書臣王直

尚書臣何復淵

右侍郎臣項文曜

文選清吏署郎事事臣龍文

署員外郎主事臣尹弼

主事臣劉鈺

當日奉

聖旨是欽此

都給事中葉公傳

公葉氏名某字某其世家今為蘇州崑山人五世

祖以下無仕者而皆以德誼儒素相傳襲公正統

六年舉于鄉十年登進士第又明年授兵科給事

中清方恭慎得近臣體翕然有賢譽而公天稟忠

今上義譚不自滿每以居言職弗克稱與一同志語

鬱鬱不樂色也秋而六日

車駕將北巡聞尚書王公直等伏闕諫止躍然曰是吾

上善心也時公亦戒行後有公旨不果行及統幕報至

望公憤憤至連數日不能寐曰是尚可以苟生耶輒

遇事有言不少缺八月二十三日鎮遠侯顧典祖

等歸見天之機與朝聞舉舉大然不食之

上公率同列歷數其罪且乞以王振誤國之由朱勇顧

工公興祖等敗事之實諭告天下然後訓將練兵以復
不共戴天之讎與師問罪以除大逆不廷之賊如
此則大綱以正大義以明十日懸賞對賊與賊
聖駕之旋軫可期妖酋之繫頸可致矣下以命主
上嘉納焉仍命掌科事九月公等劾廣寧伯劉安以至
皇上親征安扈從不能奉駕回鑾及奉命守大同又擅
棄邊境回京是月朔六日

今上御極例有賞賚同官相率以時艱控辭不允被賜
白金五兩綵段三表裏十月都督劉聚僉都御史
張楷還自閩浙先是楷等典兵恣怠肆諸司累有
言以不無皆備習必謝未時對聚公五就

太上皇帝命六科識之至是以爲言皆得罪比虜犯關
口而內府各監局占管軍匠動以萬計納月錢糜
糧賞犒不可言公言天下之務有緩有急今征操
爲急工作爲緩况千里之外招軍募民壯此何時
也乞暫停不急之務悉令征操調軍以時急務各
上曰軍器戰車等件其令各監局成造毋有緩公等復
言都督孫鏗處叅贊紀功侍郎汪淵給事中劉清
方命不進當治其罪論文未宜言辭對賊與賊與
上以急用人姑釋之戒毋再犯虜漸迫土城公等言伏
蒙先命光祿寺整辦麵炒送各營群情感奮聞
營中糧料雖具無暇炊爨乞令兵馬司以米豆蒸

熟分送戶部差郎中等官督理又言聞南京所送軍器已抵天津乞選城中無衣甲官軍三萬乘土以夜出抵天津迎取號援兵而來又言用兵貴乎號令嚴明賞罰允當今御史朱瑄言指揮魏興臨陣先回軍賈威等棄甲走俱不聞總兵等官以軍法土曰斬首狗軍中又言尚書王謙等所奏西直門都督孫鏜官軍不宜容其進城又言聞虜以和議爲名遣人入營緣虜情反側不可輕信又恐我軍聞知因而懈怠奸人刺客亦難保必無乞令王謙等以和議爲餘事以戰守爲實功以圖萬全

上嘗從之號令和議二事且命以其章付營中知也鎮

守薊州應城伯孫傑代還公言傑素無將畧不恤人難軍政廢弛罪不可追遂寔傑于理廣東鎮守安鄉伯張安師至廣州城外覆沒遂又言都布按三司巡按御史皆不能無罪虜旣退公等疏言賞功罰罪治天下要務况以陳師鞠旅之尤要乎今日之賞罰旣行他日之勸懲攸係賞罰明信則人入用命力於事功耻無不雪讎無不復矣今効勞如都督孫鏜等通政使謝澤從容就死都指揮韓青力戰而亡皆當賞以示勸他如副都御史等官孫祥等開口不固軍守不嚴不能捐生赴難又不伏鎖請罪當罰以示懲蓋時有言孫祥素浮走避

胡矣意科中黨蔽故衆以爲言從卒明祥死國事也十一月福建征進寧陽侯陳懋尚書金濂等入見懋等乏清譽且不戢下閩人苦憾之不已公等劾奏懋濂等幸免保定伯梁瑤後至又極言之瑤下獄鎮守鴈門關都指揮翁信亦以徇私舉用人被劾未幾兵科給事中今南京工部侍郎李浩等奏切見本科掌科事給事中葉盛性資明敏學識優長持已廉潔處事公勤今多事用人當就陟是月八日

上特陞公本科都給事中內閣大臣有言邊關手足緩而當輕京師腹心急而當重而都督楊俊副都御

史羅通等得留京師俊巨猾多結納因多非議公等疏言中國之馭夷狄固當練兵選將以保衛京師爲本然今日之事尤莫若整飭邊關之爲急也蓋自虜騎奔遁之後至今聲息未寧往往有復來犯邊之詭逆虜之來不來不足問顧我之有備無備如何耳今之極邊地方其險要所在莫若大同宣府其切近邊關莫要於居庸其次紫荆倒馬白羊大同宣府一有不備則虜賊徑行畧無疑礙而直抵邊關矣邊關失嚴則長驅直擣有不忍言者矣姑以往事明之獨石馬營不棄則

上皇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

居庸不守則逆賊何得遽奔遁即此而觀邊關不固則京師雖固不過僅保九門無事而已其如陵寢何其如郊廟壇壝何其如田里之民荼毒何今日京師以武清侯石亨總兵少保兵部尚書于謙總督軍務事漸就緒近復以昌平侯楊洪都督范廣等分理各營區處亦至矣在外大同以都督郭登鎮守可謂得人紫荆倒馬尚未脩治宣府實關外重地居庸尤切近京師自昔必爭之地往時楊洪父子羅通輩分守二處今洪等既留必求如洪如通其人以用之使非其人切謂不可

上是之大臣以公所言異已後有憾言適 朝廷得察

者言云河南陳州流民有變是月十八日公遂奉勅往開封安撫其巡撫河南者副都御史王來政事頗任情公每持之間諷切之不少假借疏言睢陽衛當從三司御史先議改隸河南都司廢軍得實用民免橫擾又言叅議穆鐸年老且多病居官養病恐非所宜當除代又言都指揮陳紀叅議陳鑑僉事劉懷俱奉 勅撫流民都司自有官不當陳紀又署司事詔從公議俾陳紀仍舊來寔陰主紀中雖銜公亦無如之何公循行郡邑脩飭兵備威惠竝施睢州督操某千戶者怙勢虐民即斥去撫慰流民二萬七千餘戶計一十一萬七千餘口勸借

雜糧二十三萬八千餘石陳人有言律已似風憲
接下如親民都科官有之矣景泰元年三月初一
日承召還上言臣聞京畿爲天下根本必畿甸克
實然後京師鞏固必京師鞏固而後天下乂寧今
順天等八府蝗旱相仍如以去年逆賊犯關民不
聊生臣於河南往還所過霸州永清等處備見所
在逃亡者衆疲困已極衣食尚有不克差役况加
繁重又聞臨清一帶流移而南至今未絕臣惟地
方有限流移無窮若非慰安懸息實恐彼此生事
乞令撫鎮大臣極力招徠而其源本又在於
朝廷仍乞廷臣集議寬減派辦差役擘畫食糧賑給

牛具種子使得漸安生理如此則京畿安而天下
不足平矣不然臣不能不爲社稷憂也

上亟命戶部行之是月初六日公得賜五倫書五經四
書山西叅政林厚當詣代州按邊儲不行公論之
廣東按察使黃翰墨而甚兇戊辰冬公嘗駁其附
御史楊剛保軍職奏又爲楊叅議信民所指斥罷
爲民而又欲與前都御史張楷侍郎李庸等援例
進馬納草復原職公曰今軍國所需固急然

朝廷名爵一日不可不慎重今日何遽至是耶又御
史方員等都御史羅通各奏令諸司舉過誤爲民
官員以資軍用大抵多爲翰等計耳公等以爲言

詔所舉皆須覈實進用其進馬納草止同常人給
冠帶榮其終身 月 日

上初御經筵公侍儀賜白金十兩金織文綺一表裏寶
楮一千貫宴左順門四月從征雲貴等處左副總
兵都督張軌復命公言軌悻悻自用先征麓賊後
調貴州皆無成功而靖遠伯王驥等亦嘗奏軌失
律詔原之時久旱公等言今日四方多事兩京隆
災天時人事甚爲可慮推原其由召災致變皆出
於人惟

皇上君臨天下求治拳拳無有失德然災變之作未弭
而方殷蓋亦文武群臣之罪耳何則古者君臣合
德然後上可以事天下可以安人今者

國家罹此禍變百官之衆各脩其職尚未有聞然百
官固爲可罪而其罪尤在大臣尤在臣等臺諫之
臣蓋大臣尸素而無補臺諫緘默而不言故上不
足以回天意下不足以慰人心災變之來良有以
也臣等至愚敢不自劾乞以保傅公侯駙馬伯都
督尚書侍郎都御史卿少卿寺丞等官及臣等給
事中御史各照品第降其爵秩停支俸廩使各脩
省改悛尚冀

皇上側身脩德德雖愈盛而所脩愈嚴廢幾天意可回
人心可附臣等謹伏闕待罪

上曰若等言是也其各務脩省之實河南都御史王來以兼管湖廣地方彼此不專辭寧遠伯任禮巡守關隘以老辭公等皆劾正之又言舊例各衙門屬官通政司首領官內府接出奏章皆徑赴該科批寫旨意然後抄行今也不然致邊奏多泄於外搖惑人其各科刑名選法亦皆重事不可不慎詔一如

祖宗舊章五月宣府叅將都督楊俊以事促赴闕公素嫉其人俟其鴻臚報名即入奏俊知之夜過鴻臚明日早公捧奏至左掖門門官不納曰鼓將嚴駕啓行矣公曰早朝候言事吾固有罪汝得無事乎門官無以對即於門隙中遞奏入公等偕兵部十三道得痛列其罪狀而廷論之俊由是被繫不復可資緣也初言官凡糾彈多承

上旨若不戾出內中意與左掖進奏寔皆自公始山西文水縣民霍寅以副都御史羅亨信薦至久不用公等言盛名之下恐無虛士今累降詔旨招徠異才未見其人有如霍寅倘蒙采錄則海內豪傑士過於寅者至矣御史胡端言守邊都指揮當如副都御史朱鑑所陳陞賞殺罰付之便宜兵部言其不當

上曰爾六科其看詳以聞公等言胡端志雖在於進言

事未合乎至理然端言官也惟

聖明裁之詔不問六月僉都御史任寧初以御史遷秩代羅亨信巡撫大同宣府憚行住京者久公言之寧卒補外公又以操備事重言在京軍職第男子姪有素習弓馬不得操者有懶惰好閑者括而盡之可得萬數乞清選堪用者分撥隊伍別作一營操練聽用仍量支口糧庶貧窘者樂於効力兵部議擬奏行之七月總兵官武清侯石亨安遠侯柳溥昌平侯楊洪都督張軌言用人之際為事都督宮聚王喜張斌等乞量復官聚等因皆得指揮僉事公等言聚等皆將官失律壞事得罪之人亨等

叨膺大寄未聞有保民衛國之策而乃有黨邪舉濁之謀今四郊多壘將臣用命正信賞必罰之時勸懲所關事非細故

上曰亨等亦無他朕業已許之矣蓋是其言而特加慰遣焉八月十一日早朝下文武大臣保傳胡公淡王公直等群立聚觀揭帖一紙蓋不知何人言迎復事辭極懇切公見之大驚喜初

上皇在虜中群臣數上章言迎復蓋皆胡公首議王公執筆三公實惓惓焉上屢以虜情變詐言是時蓋將抵居庸而報音如故公因以告胡公曰此野人無情之言即此封建感動

必矣三法司大臣有以匿名書爲言沮之者公曰
爲大臣既不能力言他人有言又不能達其言人
將謂我言官何退就禮科疏言臣等所見揭帖有
上皇言是朝廷大事當封建者有言不必封建者竊聞
在朝言朝載諸禮經公事公言昭在史冊今既稱
係朝廷大事所關又非告言人罪及已將入內府
不當隱匿

上勅胡濙王直即其實繳奏來後揭帖留中矣山西鎮
守都御史羅通都督王良言點關侍郎江淵已回
乞與充吏官孫鏞一職令巡視陞日公曰鏞不足
言通等官邊大臣狂妄私比至是邪即爲之駭下

十月京師清理官舍選操未定流言以爲盡令赴
操妨生業公言愚下之人易惑難曉國家當行大
事固於人言不恤然即今邊事甫定所宜慰安人
心詔給榜開諭十一月參贊寧夏軍務金都御史
天去韓福總兵官都督張泰訐奏不和公言天時地利
皇土不知人和將臣不和兵家所忌宜有以處之十二
月大臣有擅時政中外亦倚之爲重而頗或自滿
者公因率同列上疏言兵部節奏諒知北虜賊首
有犯邊之意臣等切惟此賊陽託和好之名陰蓄
憑陵之志是和好之說必不可恃而憑陵之患不
可不防此理共知不待智者况以今日瘡痍之痛

甫定救寧之効未臻苗蠻昌熾於西南猶獠弄兵
於兩廣凡百汲汲有爲尤恐緩不及事若猶因循
苟且則事尚未可知然今日當爲之事固多而莫
若禦寇安邊爲急禦寇安邊固未易爲而爲之之
要在求言以行之耳

皇上爰自居輔繼登大寶以來體念宜保心慮之十二
天法念宜保心慮之十二

祖一志求言令諭詔書不一而止以故芻蕘之微皆得
自達苟有可稱卽見嘉納正言路大開盡言不諱
之日也奈何言者或緩急之不知或鉅細之雜陳
奉行者或知之而未行或行之而未至是誠未定

以隆脩禳之業未足以收廓清之功未足以副
皇上中興圖治汲汲皇皇求言納諫之盛心也臣等生
長盛時叨聒待近雖一得之愚亦嘗過蒙天聽而
淺陋迂踈於事終無補益受恩思効言不追心夙
夜憂惶罔知所措竊復自謂天下大物兵戎大事
民風土俗萬有不齊人情事體各有攸在甚非單
詞一力所能料理維持若非廣延衆論俯察輿情
切恐事迫臨期徒貽悔恨如蒙合補遺言不盡
聖慈聽納愚言特降玉音如古者有虞聖人之所謂好
察遜言如唐之賢臣所謂藁人使言其有詔旨朝
廷及軍民中事有未宜及興利除害等事許諸人

直言無隱不拘特令在京各衙門堂上官文職五
品以上武職三品以上并六科給事中十三道監
御史翰林院尚書司中書舍人近待官員俱於
今年十二月以裏各具奏章或合辭連署各盡所
長各據乃見開陳禦寇安邊奇謀上策如云若何
可以摧強屈敵若何可以出奇制勝寇兵猝至何
以應之求請無厭何以杜之士馬之操練未精者
何故用何法可得其精邊儲之供餉未足者何由
行何政可得其足某處地方要害防鎮之道何居
皇上某處關城頽廢脩守之方安在前日所稽之功罪
孰爲得失如何可以收人心今日所習之器械孰

爲優劣如何可以必全勝某人有其長可治軍旅
而屈在下僚某人有其短恐妨調用而過居高位
孰可以爲戰將孰可以爲守臣戎行遷謫之中何
人可以棄瑕錄用監軍守鎮之任何人可以旌異
超遷其他若天下之大本當世之急務與夫上千
朝廷事關廟廟凡可以衛國保民可以濟時艱可
以裨軍政者悉聽罄竭以備采擇其間人品不同
分量亦異或止能區處一事或兼能識達衆事隨
其所能皆得自盡務須直陳實事毋徒虛飾繁文
毋以遲迴顧忌爲心而當言不言及以位卑越職
爲辭而退有後言陸續封進群言畢集之時仍乞

聖明於大臣元老平昔公清直諫良實忠純者并經筵
內閣密通老臣及兵部等衙門特加宣召付之議
擬定擇令其勿徒事虛文止應故事不論其人之
崇卑惟觀其言之當否不必欲其同於已而惟求
得乎至公不必嫌其異於已而惟求合乎大同言
苟不當必隱之而寬貸其過言之果善必從之而
見諸行事仍乞

聖斷親徹御覽親接定議之臣重加諫難使之開陳利
害所在的然可行者卽下所司以必行之不惑浮
議不懈初終庶幾嘉言日進而

聖德益崇治具畢張而強寇自弭社稷生靈幸甚南京
國之根本方鎮國之藩維休戚惟均安危所係其
南京各衙門并各處總鎮總督等堂上文武京官
及都布按正官宜各以彼處事宜或上項所云一
體陳奏至日施行臣等不勝犬馬奉君尊主之誠
章下大臣滋不悅言者在廷僅聞一二而外藩下
吏草澤之士則累累有奏二年正月都御史羅通
都督王良又以所操民壯歸農自言當還京公叅
以避難專擅當覆請處分二月二日公扈從
聖駕幸太學又明日預宴丹墀三月初一日廷試進士
公爲彌封官旣而公等言京城角頭等處客店塌
房多因往年無事之日出於一時恩賜皆爲貴近

勲戚權豪勢要所有究其所得利以歲計之何止
鉅萬加以近年往往招納無籍之徒於京城內外
遠近邀截物貨不容商人自便至詐欺誑騙毆死
無罪靡所不爲犯者接踵未已今三邊靡寧軍資
國用甚鉅方且召募四方買馬積芻開鹽鬻爵日
不暇給其貴近勲戚之家高爵厚祿而又侵利於
國貽患於人豈惟蠹國竭財尤恐商旅斷絕宜令
順天府將在京應有塌房除已入官外其餘不分
內外貴近勲戚所有盡數查出籍記在官委本府
正官管督該得歲利以備資給軍儲急用仍行巡
視御史每季稽考收支實數詔依所奏四月鎮守

延綏慶陽都督王禎欲托故回陝西以公等舉劾
而止五月公言近者臣等多官以使事言

上若曰朝廷欲富國強兵復讎雪耻思與虜絕而卿等
累言遣使非朝廷心草茅之士尚思獻議其議備
邊長策以聞臣觀

陛下此言真大有爲之君不世出之主決脩攘之大計
明興復之大義聖謨神斷出於尋常萬萬也臣等
俱以駑鈍叨忝言責不能供職盡言以致上勞督
責若猶循默自守何以少逭刑章况今邊報沓至
誠要義激不知所云臣觀比者軍職多拔自行伍
或起自外藩典重兵享上爵而豐功偉烈未大彰

聞侯伯等官又賜之宅第賜之弓馬賜之金幣賜之襲衣製帶至于再三賜之誥券俾世世榮寵餘多准軍功驟陞傳及子孫駢蕃之錫希闊之恩茂以加矣其間感恩知報者固宜有之而孤恩負國者往往而見縱放軍士供役私門以奉承貴近勲戚者有之剝削科歛荒淫沉湎酷虐無狀無不有之甚而奔競成風趨諂勢要不顧兵戎大事動欲忿爭失和或肆爲餒怯之言摧沮三軍之氣近日保傅等官胡濙王直等所言今日將軍有生之樂士卒無死之心及即今邊防未盡脩舉等語要皆切中時病比者各官有犯累從寬貸恐其知有恩不知有威無警懼心不痛加戒飭何以望其克集大勲請如

聖諭備勅各營大小頭目以謂國家今日用兵甚非得已蓋緣逆虜背德逼近邊境以故不恃請和按兵秣馬以報大讎雪國耻爲急將臣須上體

聖情之切至下恤軍士之艱難勿惑和議勿圖苟安不可有遷延中已之資不可有玩歲愒日之念毋蹈前轍毋貽後悔以進死爲榮以退生爲辱有功者賞不吝於旌褒無功者罰必嚴於誅戮其總督大臣亦須盡心力以開導之積誠意以感動之調合衆情鼓率多士如有不務改悛及臨陣先退望敵

不進之人許其同列互相舉奏許管軍務官指實
劾奏許六科十三道風聞劾奏審覆是實輕則降
調遷易重則必殺無赦如此則人心曉然皆知

皇上大計之已決大義之愈明恩威竝行不事姑息六
軍萬衆不戰而氣自倍矣臣又聞之軍馬用事固
賴武臣以宣力必資文臣以佐理是以國家行師
必先總督其次叅贊紀功誠不可以或缺也况達
賊侵犯雲集烏散去來無方不可測料而軍馬之
行或分一枝或當一面故總督可以一人而叅贊
紀功不可以一人但文臣本書生類多暗於武事
或者身不慣鞍馬目不識旗幟臨期差遣猝然受

命鮮不憤事孫祥趙麟前鑒未遠請令吏部兵部
於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堂上其掌印正官
及年齡漸高精力稍減者不預餘悉具名上聞請
旨點選精力強健曉暢軍事堪以叅贊紀功者十
數員不妨本衙門職務不必先加以叅贊等名目
干預軍務止令輪流每日朝退或一員二員隨同
總兵等官躬請教場監軍操練凡百事體亦得與
各官商確裨益一或有警即承命而行則文武兼
資緩急有備詔下有司議而文臣事竟寢武清侯
石亨奏以其所昵鎮撫杜清留京操清先謫嶺北
儉人也公駁止之六月天象數示變且聞

兩宮禮文稍間公特上疏言伏見向來天降災異土星
犯上相逆行太微垣太白晝見竊惟災異雖治平
之世不能無之而天人之際象不虛發其要在於
朝廷之間君臣上下脩德務實以禳之則可以轉
禍而爲福易危而就安也

皇上有至聖之資有孝友之德有愛物之心有撥亂之
功自臨御來累下德音恤軍恤民恒如不及以故
四方寇盜漸底削平逆虜革心奔走闕下宜若可
以弭災矣而上天猶若是顯示譴告者其故何哉
意者上天仁愛之心惟欲益勤省躬大脩政事以
圖天下之治使神功聖德必底於極隆全盛而後

已也天意厚矣伏望

皇上益畏天命益謹天戒視聽言動循乎天理好惡用
舍合乎天心天叙天秩不以旣叙旣秩而或怠天
命天討不以旣公旣平而或忽聲色玩好一無所
預矣而必堅夫旣絕之心服食器用悉從乎儉矣
而必防夫未形之漸黷虜雖款不就宴安年歲雖
豐不忘飢饉仍申勅文武群臣一遵即位之初所
降勅旨勉其所當爲而戒其所不當爲洗心滌慮
循名責實以共濟艱難以開召太平以成脩輔之
功庶幾可以慰答天意迓承天眷禎祥之兆與殃
咎之應熄矣臣謹直述弭災防患于有二事以聞

雖計拙言疎無關國體不足以應天變然而禪補
消復或冀少効萬一其一爲治以節用愛人爲本
今山西并直隸府分人民十分艱難乞令戶部一
應催徵差役須從實停免少結疲氓之心免致流
亡之極仍定議在京在外凡百無益冗費合減省
事宜會官看詳允當奏請施行以足國紓民其一
朝廷備禦撫養軍士最爲先務今各邊關防秋緊
要乞令兵部照往年例選廉幹給事中御史分投
齎勅就彼所有銀兩或布疋量與賞賚得置軍裝
仍戒諭守臣將帥御兵之法常須嚴整毋令驕惰
如有不堪其任或害軍妨事者許差去官跡實密
封以聞可以切責警勵甚或更易其人其一京衛
帶管軍匠見在各監局者多堪征操亦曾自陳愿
操今不急工程悉蒙停罷乞令該部行查實數目
其令委造軍器及內官監造戰車者聽此外俱暫
送操練防秋備冬之後別議其一在京獄囚近已
審錄乞再差官或行南京總督并各巡撫巡按應
有遠年不能結久監輕重囚犯依例會審發落重
者上聞以溥惠澤召和氣其一廣東廣西四川貴
州湖廣浙江福建等處賊情惟廣西貴州未寧餘
多克平其先差文武官乞令兵部斟酌量留大臣
威望素立一方懾伏者在彼嚴兵自守鎮靜防奸

餘悉令回以寬轉餉之勞以安反側之心以蠲鋒鏑之慘其一京城迤南沿河一帶劇盜騎馬制挺專事攘奪甚而殺人多係上下班軍其衛所起行時亦有此患乞令錦衣衛巡捕官用心緝捕及令法司行各按察司巡河御史榜諭禁治其一用兵地方司府州縣衛所官員如浙江都指揮脫綱僉事王晟筭該平日號謀勇廉能官弁且禦寇歿於王事旌褒未加恩典尚缺乞令吏部與部行勘係奮身遇害之人審察申聞褒恤或如知府知縣張瑛鄧顥等先行贈祭甄錄慰死者之靈爲生者之勸其一比年臣下有註誤中傷或因公獲罪在行

伍遷謫之中情罪可矜材堪任用如寺丞羅綺知州傅霖者恐尚有之乞令吏部體審開奏量與復官以申淹滯其一獄訟繁興古今通病甚而累死無罪怨氣尤足動天今之越訴誣告有律條不許告許不干已事有特却周忱等建言事例不許告言及受理赦前事者有景泰元年八月十九日詔書乞令法司一體申明禁論詞訟條章榜示中外庶使愚頑不犯良善不寃其一思患預防保民首務往年朝廷曾令有司理預備食糧今豐熟之時必加意整飭稽考或隨宜設法勸借儲蓄務在侵盜不作兇荒有備其一浙江等布政司賊發處所

多有在禁待報處夫然豈無困於飢寒迫於豪強
不得已脅從之入哀矜勿喜吉人所重乞令法司
行各該重臣督軍哨有司官公同研審訪察里老
隣佑人等如其平日不係暴惡殺人及非對敵擒
獲有可矜疑者明白類奏酌量遷配遠方或發充
邊軍必不使濫及無辜其一自通州以南一帶河
道并徐呂二洪九軍儲國用朝覲會同番夷貢獻
官民商旅往來必由之路近聞水溢灘淺難行其
徐呂二洪尤甚蓋因黃河改竭水失故道所致乞
令該衙門會多官議治水疏河長策開奏取與
上裁

上皆聽納且命大臣議處施行八月公又頗聞禁中以
游畋爲樂憂不自寧旣而曰古人所謂求治不如
正君規過不如養德我知之矣

祖宗有午朝故事使晝日一接儒生裁決政務將爲酬
答之不暇欲游畋得乎上疏言昔臯陶陳謨于帝
其言曰無敖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是欲其君以勤率下以逸爲戒也鄭子產亦云君
子朝以聽政晝以防問誠以一日之內服勞有時
亦遠疾之道也而宋儒程頤告其君以輔養之道
亦以爲人主一日之中多接賢士大夫則自然氣
質變化德器成就而又以爲天下之事無急於此

然則勤政其君道之先務歟我朝
列聖相承咸隆斯道午朝視政厥有常制
皇上中興啓運躬攬萬幾履載之間四海之內凡有血
氣者莫不延頸傾耳想望太平二年于茲矣今天
氣清涼

聖體優裕欲乞特勅所司查按

祖宗午朝故事奏請舉行則天下幸甚臣無任懇切納
忠之至

上即刻出內批約曰受朝且曰有司其悉如制奉行愛
君憂國之人聞之額手相慶而不學無術好逸倦
勤者以爲入朝妨政事病尊老甚而以吾君不能
爲言素不便公者乘之而誹語紛紛矣公自信篤
畧不爲動遼東巡撫副都御史李純自陳有邊功
止陞從二品俸乞論功遷秩公言自陳功伐希求
遷叙中人之所不爲而純爲之壞廉耻之風失夫
臣之體宜覈斥之勿令有玷臺憲都督田禮以都
御史王來嘗言其昏憤不立當子代禮不欲代公
又劾之十月都督孫安奏取獨石開平等衛避虜
官軍家口兵部督出居庸關甚急時寒甚公言何
可以墮指裂膚之時驅啼飢號寒之衆邊務固不
當事姑息而下情亦不可無體念乞以其餘暫候
春暖起行人賴是以安十一月一日操軍早出城

部伍亂死人畜甚衆六科十三道議糾奏御史劉
瑄等以少保于公謙在權要曰言總戎者可耳公
曰于任專總督將官屬調度舍之不言如公論何
御史不能從而公所上章以于爲首曰于謙石亨
等手握重兵身居高位保身家之富貴幸夷虜之
請和號令不嚴紀律何在平居無事尚爾乘方設
遇緊關豈不債事

上雖曲宥之聞者稱快吉安府學生郭源隸軍籍無他
丁男就例求試開軍伍兵部以近行翟麟例發補
役去公言此自洪武至今
列聖體念賢才任事體輕重良法美意所當將順

上曰彼旣補役矣公又言源固一人恐所司後遂以酒
爲例未免沮賢才感奮之心負朝廷繼述之意從
之十二月南京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各科
道奏靖遠伯王驥所言南京先年分調北京官軍
存留起發事體非便公言聞分調官軍其多數萬
在南京三十餘年不得實用者蓋比年典兵任事
之人因循怠廢所司王驥憤其奸頑曠逸乃欲量
爲存留餘送北京操練其心本亦爲國但安土重
遷人之常情而固本安人尤國之大計南京根本
所當益兵練士鎮靜防奸不宜動衆勞人招怨起
釁况今有事之日凡事當令衆情乞委官勘理發

操使得實用足矣事干大計不敢不言詔如公等
議又言近者閩浙貴廣等處盜賊生發多由貪官
暴吏豪猾里胥及旣生發或州衛有司不即申聞
漸令滋蔓或經該上司懼罪掩過匿不聞奏或由
領軍官員動稱捷奏諱言賊情夫壅蔽爲患自昔
皆然方來之事尤所當謹宜令今後係白晝持仗
聚衆殺入及妖書妖言即時申達上司督捕仍即
奏聞詔著爲令行之天下二年正月管龍旗寶纛
指揮王琦有寵得兼管吹手官軍三千營都督張
軌孫鏗楊俊因言此禁軍自本朝年來例屬本營
乞如例

上特在齋宮得奏震怒以琦累奏累允之而軌等抗命
敢爾付外劾奏公與同列議茲事關係重苟事體
不正而惟希指以罪人不可於是一章言軌等但
知禁衛爲尊而不知君命尤尊但知舊例爲重而
不知君命當重雖曰所典者軍務然於委曲將順
之道有乖雖曰所言者職守而於從容陳說之義
未盡一章言軌等罪狀臣等已有糾奏然有不敢
不盡者寶纛龍旗呼囉喇以冲金香爐等項并傳
令吹手官軍俱乘輿出入切近禁兵

祖宗時皆腹心勲戚重臣受此委託宜仍聽三千營重
臣依舊總轄調用庶全事體奏旣入

上悟正事體章留中以科奏批下張軌武臣不達大體
宗勿問王琦所管軌仍其無忽一時朝野驩然
以

上有從諫轉圜之美而亦嘉公等善處事有回天力也
三月鎮守浙江都督張真縱軍虜人口饋送事露
公言張真當盜賊縱橫人心危急之際迫領軍官
索害良家子女以此觀之其為培克征求何止人
口何有紀極近年領軍殺賊官辱命負國此弊最
為首事如往年征福建官軍殘寇全不剪除疲民
愈加搔擾子女玉帛滿載而歸臣等劾奏各官之
時所謂本以禦盜而同於為盜名為救民而反以
殃民正亦真等所為况真在浙江素有巨姦宿習
之名專為附勢諂上之計乞罪其如律仍通行禁
戒使為惡者知有悔懼而愚下小民免受無涯之
毒公在侍從事

上待人一以誠務存大體與同官言累舉宋司諫王縉
愛借人方不專彈擊而惟開陳利害感悟君心之
言同官雅善其言書揭諸壁至今存焉好賢嫉惡
真如渴飢志於扶植君子推抑小人君子有小過
惟欲委曲保全之先以事劾都御史韓福後聞福
雖才不足而素以孝謹聞於鄉即自追悔而尤汲
汲以儲養賢材為念嘗曰不必遠舉

太宗皇帝龍飛之初銳意興賢至今稱得人今必如甲
申科選庶吉士教養待用必如甲申科多取進士
分領知州知縣則細民必受其福正統中又以長
育人才言皆未行嘗與給事中林聰連署薦文武
士九人又應詔舉武士三人都指揮侯端以勇力
舉既至附勢求善地公即日劾去或以失人爲問
公曰知人誠難矣况徇時用材何能求備聞其賢
自當舉苟不賢自當退寧由是而受失人之咎不
可由是而怠好賢之心公雖樂善容衆極不輕與
人同官相契如三山林公聰等不數人朝行之士
往來接納飲茗清談者亦不數十人退直無事閉

戶觀書而已貂璫之門跡不一及同官有交勲貴
者深以爲非趨朝次有因與貴臣嬉笑偶語遙見
公來即各斂容避去方時多事公等四三君子感
上恩遇遇事建明振作士類言路爲之增重公卿大夫
如吏部王公禮部胡公內閣高公蕭公商公皆深
知公少保于公雖若公有言而亦知重公王公嘗
以公等幾人不必外補語同僚胡高二公嘗目公
爲後來第一木聞且

當宁論言官蓋亦嘗以爲言公河南奉使未還時當道
薦公與布政張惠副使李在都給事中張固俱堪
與憲撫鎮四川今則以能幹舉山東叅政大臣改

注山西云

賈曰余三日前爲公手寫灾異求言奏不覺感
激奮發竊亦有叫閭闔呈琅玕之想又孰意夫
奏未及上而公且行也亟欲擬則鄉衮論脩黜
去職爲一書上之而公之友林刑科楊司丞見
之曰是無益於公適足爲喋喋者謗公之資藉
耳然則惡乎用吾情斯傳之不容於不作其以
是歟一時科中建議舉黜尚多而寔多與公合
公議傳爲公作故凡非公首署奏此皆不書噫公
未行矣夫而今而後千載爲期安知不有拳拳於
公如鄭林者耶又安知不有覽斯傳求斯人以

爲不及見公而拳拳於公如鄭林者耶

景泰三年歲在壬申三月十六日舊寅生與部給
事中三衢鄭林撰

西垣奏草附錄

中三

景泰二年

公

跋西垣奏草後

昔人評進言之要曰不厚本無以重於君不直道無以信於友不廣其澤無以福乎民

文莊公西垣奏草如乞分俸之類厚本也抑權右之類直道也乞撫安賑貸之類則廣其澤也而夫

文華之晉錫僚友之推重以及中州之民咸衣被而還定也亦宜雖然此特就此奏言耳其他勲業在社稷事功光史冊者尤昭如也昔人又謂言猶醫藥然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但已經効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已出此又今日刻之之意也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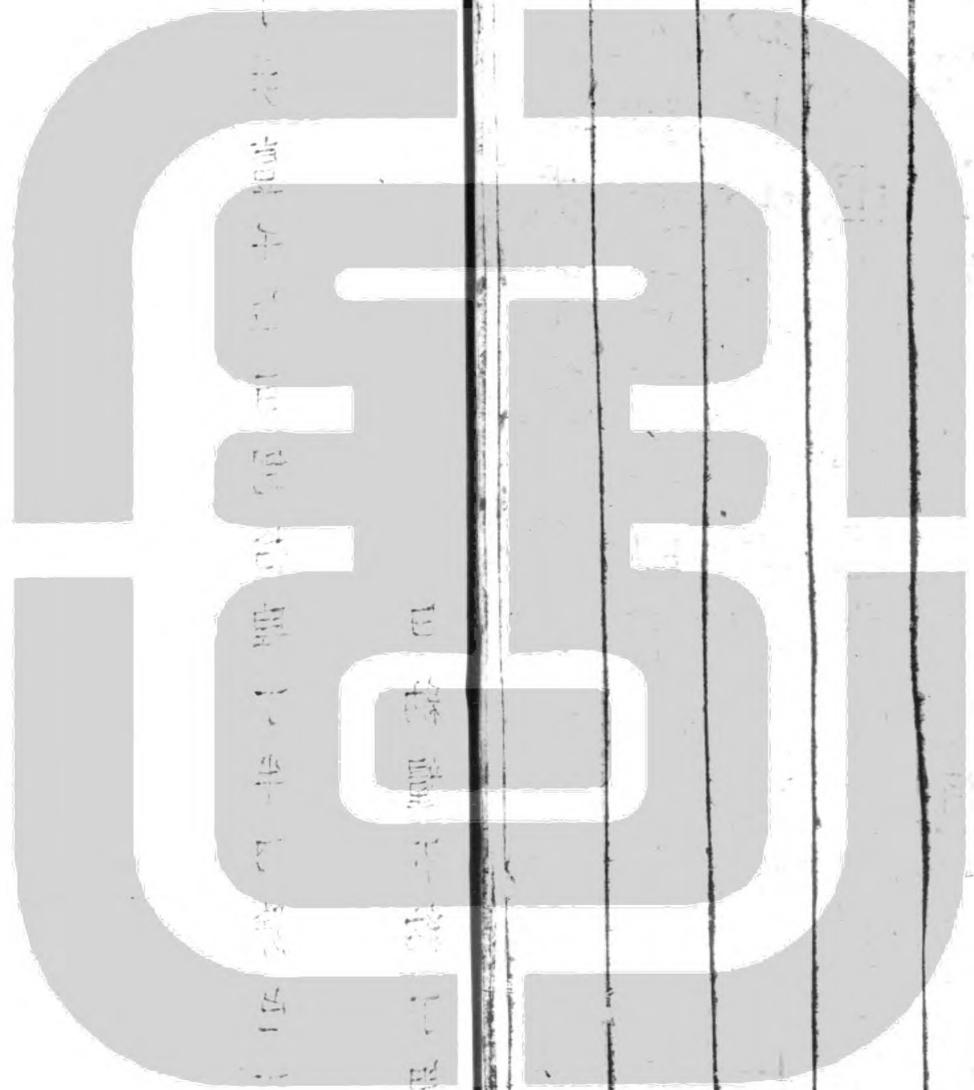
者謂誰

西華公序

公廕孫衡二守約齋先生也

先生為己之學廉潔之操經濟之才蓋有祖風云
其詳述於文集之末簡茲不復贅也編錄既畢因
書此以識歲月焉

嘉靖庚寅二月穀旦衡陽門生朱希賢拜晉書



朱希賢印

朱希賢印

朱希賢印

朱希賢印

朱希賢印

朱希賢印

